

Verte & Pome

小绿

(法) 玛丽·德普勒尚 著 邢培健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Verte & Pome

小绿

(法) 玛丽·德普勒尚 著 邢培健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绿 / (法) 玛丽·德普勒尚著; 邢培健译.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306-7512-0

I. ①小… II. ①玛… ②邢…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892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8-151

Original title: *Verte*

© 1996 *l'école des loisirs*, Paris

Original title: *Pome*

© 2007 *l'école des loisirs*, Paris

Text by Marie Desplechin, cover illustration by Soledad Bravi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小绿

(法) 玛丽·德普勒尚 著

邢培健 译

出版人 张纪欣

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发行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佩莲

特邀编辑 杜益萍 王铭博

装帧设计 朱琳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30 千

版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06-7512-0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录

小绿 *Veste*

我怎么养了个这么不争气的女儿（妈妈的话）/ 3

星期三的魔法课（外婆的话）/ 29

我不想当女巫（小绿的话）/ 65

这个女孩真不简单（苏飞的话）/ 98

一切都乱套了（妈妈的总结）/ 127

苹果 *Pome*

外孙女是我的接班人吗（外婆的话）/ 137

从天而降的孙女（爷爷的话）/ 142

遇到了另一个我（苹果的话）/ 148

十年后的真相大白（爸爸的话）/ 178

我这个“胆大包天”的小女巫呀（小绿的话）/ 197

让人头疼的女巫“女朋友”（苏飞的话）/ 231

Veste

小绿



献给玛杜和露西

我怎么养了个这么不争气的女儿

(妈妈的话)

1

在这个地球上，人人都有抱怨的权利。男人、女人、年轻人、老人，连动物都可以抱怨。抱怨爱太泛滥，抱怨没有人爱，抱怨家庭，抱怨工作，抱怨太孤单，抱怨太无聊，抱怨流逝的时间，抱怨天气……所有人都在抱怨，就是这样。

但是，在所有物种中，却存在着一种没有权利抱怨的。只有一类人，这类人叫“妈妈”。严格地说，她们可以发脾气，但是不能抱怨，那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她们有孩子，孩子让妈妈们遨游在幸福的海洋里。这是尽人皆知的事。

真是虚伪透顶！我自己就是个妈妈，我得实话实说：最近我女儿真是把我气疯了。我对她已经失去了耐心，我

真是受够了。

我不知道正常的家庭里是什么情况，估计跟我们家差不多。我只熟悉女巫家里的事。女巫——我一点都不喜欢这个词。它让人想到坚固的城堡、燃烧的篝火、尖帽子和扫帚把儿。还有好多我都懒得说，都是一些来自中世纪的传说，早就过时了。

我，作为一个女巫，这一辈子就没喜欢过帽子，更别说尖帽子了。要说尖的东西呢，我只喜欢跟儿很高的浅口皮鞋。至于会飞的扫帚，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想飞的时候，我会像所有人一样去坐飞机。

不过，虽然我是个真正的女巫，但是当我站在校门口的一群妈妈当中等着孩子们放学时，没有任何人能认出来。我看起来跟身边的女士没什么不一样。其实呢，我只是这么觉得……我从没证实过这件事，因为我不会去学校接女儿。

像其他人一样做事不是我的风格。我非常与众不同。我能做一堆别的妈妈想都没想过的事。让天下雨或者下雪，让人长水痘或者患鼻炎，把狗变成凳子，不下订单就让超市把货送来，不缴费就可以收看有线电视。还有一些非比寻常的魔法，我是不会告诉你的，太非比寻常的魔法是禁

止被提及的。

不过，这些魔法可不是平白无故飞到我身上来的。要成为一个女巫，光有天赋可不够，还要特别努力才行。像其他事情一样，秘诀就是：勤奋。年轻的女巫必须学习，没完没了地反复阅读教材，并在年长女巫的指导下不断练习。就说我吧，我的魔法都是从我妈妈那儿学来的。她训练我，纠正我的错误，评估我的一点点进步。多亏了她，我才成为现在的我——一位非常出色的专业人士。公正而诚恳地说，我欠她太多了。

到我自己做了妈妈的时候，我很高兴能把接力棒传到我女儿的手里。再没什么能比把一个孩子塑造成你想象中的样子更美妙了。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女巫的天赋只能由妈妈传给女儿，这是唯一的遗传途径。似乎也存在男巫，但我怀疑这不是真的。不管怎么说，我是没见过什么活着的男巫。我倒也遇见过几个蹩脚的魔法师老头儿，但他们都是变戏法的。真正的男巫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还真不相信男人能在魔法上有什么建树。

还有，女巫只能把魔法传给自己的大女儿。这就是为

什么大多数女巫认为只生一个女孩就足够操心的了。说实话，如果我们不怎么喜欢孩子，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地生一群吵吵嚷嚷却不会对自己的职业有一丁点帮助的小屁孩呢？

所以我只生了一个女儿。她的爸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叫杰拉尔——打算给她起名叫萝丝。萝丝……再没有比这更难听的名字了。

我可不会屈服于这位先生的任性，虽然他在我的记忆中是那么迷人。他在市政厅里嘟囔什么都没用，我早就悄悄地给办事员施了魔法。于是，我的女儿最终以“小绿”这个美丽的名字注册了身份，对一个未来的女巫来说，这个名字比“萝丝”合适多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起名字这件事惹恼了她的父亲，反正很快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好吧，我承认，我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好。小绿生下来没几周，我就带着她搬走了，连地址都没给他留下。

他找了我们很久。我们曾在这个城市里无数次擦肩而过，在广场上、学校旁、图书馆里。每次看到他走近，我都会用一团不透光的雾气把小绿和我包围起来，这样在别人眼里，我们就变成了隐形人。即使我们在人行道上撞到

了他，他也不可能发现我们。可怜的杰拉尔。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会永远找下去。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等待着小绿展现出她的女巫天赋。女巫力量的到来是需要时间的。女巫们小的时候跟其他小女孩没什么两样：一个个就像小金丝雀、小松鼠、欢快的小蝴蝶一样，坚决果敢、不屈不挠。上幼儿园，上小学，过生日，学舞蹈——小女巫们就这么无忧无虑地长大了。然后，在一个美丽的早晨，她心情不怎么好（有很多这样的早晨），她就可以让书包自己摔过房间，让花店前的鲜花瞬间枯萎，让班上的同学忽然身体不舒服。女巫的魔法就这么出现了，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她被自己一路上引起的灾难吓坏了。这一天的出现说明时候到了——一定要马上投入到女巫训练中，刻不容缓。星期三下午的跳舞课必须让位给女巫课。一句话，小女孩变成了年轻女巫。

这就是我的小绿注定要迎接的命运。我看着她长大，细心留意着哪怕一点点微小的征兆。但是她都已经过了十岁了，却依然那么正常，这真让人沮丧。她美丽、有教养、勇敢、幽默、体贴、温柔。我还在急切地盼望着她有一天能让家具飞过房间，却发现她身上出现的最大变化是，她

开始用嘲笑却又好奇的目光看待男孩。

“那个你经常提起的小傻瓜，你觉得他怎么样？”一天晚上，当我们喝着香气扑鼻的热茶时，我问她。

她盯着天花板想了一会儿，接着叹了口气。

“苏飞？很明显，学校里所有的女孩都爱上他了。”

“那么你呢，我的宝贝？”我大吃一惊，打算问出个究竟，“你、你爱上他了吗？”

她笑了，眼睛半闭着，睫毛那么长，迷死人了。

“我不知道……反正，所有人都说他喜欢我。”

没什么好怀疑的了，小丫头情窦初开了。真是白痴，没脑子！我唯一的血脉啊，在我为她做了这么多，在我为她奉献出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之后，青春期让她变成了这个样子！我真是太失望了，不是难过，是失望！对，只有失望。

“晚上好啊，尤苏拉。”几天之后，我妈妈打来电话，“你的声音有点怪，有什么不对劲吗？”

阿娜斯塔波特，我妈妈。她总能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打来电话，真是有特异功能啊。或者可以这么说，她总能在会打扰到我的时候打来电话。

“一点没错，非常不对劲。小绿没显示出一丁点女巫的天赋。真不知道她是太笨还是发育不良。相反，她倒是开始因为班上的男孩分散注意力了。现在除了这个，她对什么都没兴趣。她变得又普通又无趣，我真想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我的女儿。”

“别生气，姑娘。”阿娜斯塔波特说。

说得容易。小绿简直要把我气疯了。

“你女儿显然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十二岁不是那么容



易过的……”

“她十一岁，不是十二岁！”

我冲着话筒吼道。

“没什么区别。十一岁、十二岁、十四岁……这是一个复杂的时期，年轻人正在寻找自我。你要知道……”

“得了，没人叫她寻找什么自我。我什么都替她计划好了！做女巫就是她的自我，难道不对吗？！”

“别这么急躁，亲爱的。孩子们通常不会做我们期待他们做的事。再说了，小绿还是个小女孩……”

“我的女儿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小女孩！她从不穿裙子，不系发带，也不梳辫子。我从没给她买过芭比娃娃，别的娃娃也没有。我把她养大就是为了让它成为一个优秀的女巫，认真工作，对她妈妈好一点，可不是要让她变成一个装模作样的女人……”

“见鬼，真是见鬼。”我妈妈说，“冷静一点，尤苏拉，事情没那么严重。”

“什么，没那么严重？我的女儿正在变成一个傲慢又做作的白痴，你竟然觉得这没那么严重？”

“行了行了，”阿娜斯塔波特打断我，“如果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把小绿交给我吧，每周一天。既然我已经成功地把女巫的精髓教给了你——上帝知道那有多么难，我也可以在我外孙女身上试一下。”

“好吧，”我咕哝着，“星期三来接她吧。还有，别什么事都扯上上帝，真是烦人！”

我挂了电话，心里很不舒服，但又有些如释重负。一想到我的妈妈和我的女儿会有一整天的时间背着我搞“阴谋”，我就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呢，让我们俩一周可以有几个小时摆脱彼此，这确实能让人松口气。

如果让我选的话，把女儿交给我妈妈还是好过把她拴在我身边。她已经学会了一起床就摆出一副苦瓜脸，而且能一整天都保持着那个样子。我相信，她实在是厌倦了跟我一起生活。

“说实话，小绿，



你怎么了？跟我待着不开心吗？”

“没有啊，妈妈，我挺好。”

“你觉得无聊？”

“我都跟你说了，没事，别瞎担心。”

这明显就是撒谎嘛，可见她有多讨厌我。

“我没担心，就是问问，没别的。”

苦瓜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怜悯的笑，好像是怕我难过。真是放肆无礼。从今往后我女儿就把我看成了一个老太婆，她必须小心翼翼地别伤了我的心。当她觉得我没注意她时，她会仰起头，用轻蔑而不信任的眼神看着我。我十分确信，只要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她就会觉得无聊。

“为什么一直只有我们俩？”

“你觉得我们俩在一起不开心吗？”

“不是。只不过，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可以时不时来吃顿晚饭的爸爸呢？”

我们俩一起在小公寓里度过了又一个无所事事的漫长周末后，她问了我这样一个天真的问题。

“多么愚蠢的问题！当然是因为我们家里没有男人，这还用问吗？要个爸爸有什么用？你倒是给我说说看。”

“当然有用啊，比如说，他可以带我们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再去大吃一顿。”

“行啊，如果这样就能让你开心的话，我马上就可以带你去看电影，大吃一顿。穿上你的大衣，走。”

“好。”小绿说。

她没有欢呼“耶”，没有高兴得跳起来，也没有谢谢我，只是抄起连帽运动衫，脸上还是一副无聊的表情。我们去看《新猛鬼街》。

这是小丫头第一次跟我要爸爸。一丝不安揪住了我的心。先是班上的男孩，现在又是爸爸。她还会要什么？

总之，我还是很高兴阿娜斯塔波特能每周带她一天。至少，跟外婆在一起时，她就可以不在我面前摆出那张臭脸了。